

新詩庫第一集第二種

頂峯的切

梁宗岱譯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頂 峯 的 切 一

譯 岱 宗 梁

海 上

行 發 司 公 書 圖 代 時

序

這是我底雜譯外國詩集，而以其中一首底第一行命名。緣因只爲那是我最癖愛的一首罷了，雖然讀者未嘗不可以多少象徵的涵義。

詩，在一意義上，是不可譯的。一首好詩是種種精神和物質的景況和遭遇深切合作的結果。產生一首好詩的條件不僅是外物所給的題材與機緣，內心所起的感應和努力。山嵐與海濤，夜氣與晨光，星座與讀物，良友底低談，路人底歎笑，以及一切至大與至微的動靜和聲息，無不冥冥中啓發那凝神握管的詩人底沉思，指引和催促他底情緒和意境開到那美滿圓融的微妙的剎那：在那裏詩像一滴凝重，晶瑩，金色的蜜從筆端墜下來；在那裏飛越的詩思要求不朽的形體而俯就重濁的文字，重濁的文字受了心靈底點化而升向飛越的詩思，在那不可避免的驟然接觸處，迸出了燦爛的火花和鏗鏘的金聲！所以即最大的詩人也不能成功兩首相同的傑作。

何況翻譯？作者與譯者感受程度底深淺，藝術手腕底強弱，和兩國文字底根深蒂固的基本差別……這些都是明顯的，也許不可跨越的困難。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一首好詩底最低條件，我們知道，是要在適當的讀者心裏喚起相當的同情與感應。像一張完美無瑕的琴，它得要在善讀者底彈奏下發出沉雄或委婉，纏綿或悲壯，激越或幽咽的共鳴，使讀者覺得這音響不是外來的而是自己最隱秘的心聲。于是由極端的感動與悅服，往往便油然而起那藉助和自己更親切的文字，把它連形體上也化爲已有的意念了。

不僅這樣。有時候——雖然這也許是千載難逢的——作品在譯者心裏喚起的回響是那麼深沉和清澈，反映在作品裏的作者和譯者底心靈那麼融洽無間，二者底藝術手腕又那麼旗鼓相當，譯者簡直覺得作者是自己前身，自己是作者再世，因而用了無上的熱忱，摯愛和虔誠去竭力追摹和活現原作底神采。這時候翻譯就等于兩顆偉大的靈魂遙隔著世紀和國界攜手合作，那收穫是文藝史上罕有的佳話與奇蹟。英國裴慈哲路底魯拜集和法國波特萊爾翻譯美國亞倫普底怪誕的故事都是最難得的例：前者底靈魂，我們可以說，只在淺譯波斯詩人的時候充分找着了自已，亞倫普底奇瑰的想像也只在後者底譯文裏才得到了至高的表現。

這集子所收的，只是一個愛讀詩者底習作，够不上稱文藝品，距離兩位英法詩人底奇蹟自然更遠了。假如譯者敢有絲毫的自信和辯解，那就是這裏面的詩差不多沒有一首不是他反覆吟咏，百讀不厭的每位大詩人底登峯造極之作，就是說，他自己深信能够體會個中奧義，領略個中韻味的。這些大詩人底代表作自然不止此數，譯者愛讀的詩和詩人也不限于這些；這不過是覺得比較可譯或偶然興到試譯的罷了。

至于譯筆，大體以直譯爲主。除了少數的例外，不獨一行一行地譯，并且一字一字地譯，最近譯的有時連節奏和用韻也極力模倣原作——大抵越近依傍原作也越甚。這譯法也許太笨拙了。但是我有一種暗昧的信仰，其實可以說迷信：以爲原作底字句和次序，就是說，經過大詩人選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譯者能够找到適當對照的字眼和成語，除了少數文法上地道的構造，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移植過來。我用西文譯中詩是這樣，用中文譯西詩也是這樣。有時覺得反而比較能够傳達原作底氣韻。不過，我得在這裏覆說一遍：因爲限于文字底基本差別和譯者

個人底表現力，吃力不討好和不得不越軌或易轍的亦不少。

廿三年九月九日于葉山。

目次

序

哥德 (Goethe 1749—1832 德國)

流浪者之夜歌.....三

對月吟.....四

流浪者之夜歌.....八

迷娘歌.....九

守望者之歌.....一

神祕的和歌.....三

自然 (散文詩).....四

雪萊 (Shelley 1797—1851 英國)

問月.....一

栢洛米修士底光榮.....	二二
波特萊爾 (Baudelaire 1821—1867 法國)	
祝福.....	二五
契合.....	三三
露台.....	三五
秋歌.....	三八
尼采 (Nietzsche 1844—1900 德國)	
流浪人.....	四三
秋.....	四六
叔本華.....	五〇
威尼斯.....	五一
松與雷.....	五三
最孤寂者.....	五四

醉歌·····	五五
遺囑·····	五六
太陽落了·····	五八
魏爾崙 (Verlaine 1844—1896 法國)	
月光曲·····	六五
感傷的對話·····	六七
白色的月·····	六九
淚流在我心裏·····	七一
獄中·····	七三
梵樂希 (Valesy 1872 法國)	
水仙辭 (少作)·····	七七
水仙底斷片 (晚作)·····	八三
里爾克 (Rilke 1875—1926 德國)	

嚴重的時刻·····	一一五
這村裏·····	一一七
太戈爾 (Tagore 印度)·····	
無題·····	一二一

附註

哥

德

第

四

卷

高
玉
柱

流浪者之夜歌〔註〕

你降自蒼穹

來撫慰人間底憂傷與創痛；

把靈芝底仙芬

加倍薰陶那加倍苦悶的魂：

唉！我已倦于擾攘和奔波！

何苦這無端的哀樂？

甘美的和平啊！

來，唉！請來臨照我心窩！

對月吟

你又把靜的霧輝

籠遍了林澗，

我靈魂也再一回

融解個完全；

你遍向我底田園

輕展着柔盼，

像一個知己底眼

親切地相關。

我底心長震盪着

悲歡底餘音，
在苦與樂間踟躕
當寂寥無人。

流罷，可愛的小河！
我永不再樂：
密誓，假抱與歡歌
皆這樣流過。

我也曾一度占有
這絕世異珍！
縱使你充心煩憂
也不能忘情！

鳴罷，沿谷的小河，
不息也不寧，
鳴罷，請爲我底歌
低和着清音！

任在嚴冽的冬宵
你波濤怒漲，
或在豔陽的春朝
催嫩蕊爭放。

幸福呀，誰能無憎
去避世深藏，